

## 从盘瓠形象变化看畲族文化的变迁

杨正军

(厦门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畲族盘瓠传说中盘瓠的具体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可以发现畲族盘瓠传说中盘瓠形象由最初的犬形象到清朝中后期龙、麒麟形象的转变,正好和畲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清朝中后期的相互融合是同步的。而且,就清朝中后期畲族知识分子在盘瓠形象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受汉文化教育的畲族知识分子对畲族文化观念变化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关键词〕 盘瓠传说:图腾崇拜;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8X(2005)02-90-05

盘瓠传说作为民族创世神话流传于我国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畲族群众中广泛流行盘瓠信仰。盘瓠传说不仅以口头形式为畲族群众世代口耳相传,畲族群众还把它收入族谱、绘成祖图予以记录,甚至还刻成祖杖加以崇拜,编成歌谣广泛传唱。除此以外,畲族日常生活忌禁,民族服饰等等也都留有盘瓠信仰的影子,可以说盘瓠信仰已经成为畲民族文化的缩影。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分析畲族盘瓠信仰中盘瓠具体形象的变化及其成因,对畲族文化变迁的轨迹作一粗浅的探讨。

### 一、汉晋以前盘瓠的具体形象及其产生的背景

关于盘瓠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在汉晋时期。《山海经》记载:“太行伯东有犬封国。”郭璞注:“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南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狗封国也。”<sup>[1](P1)</sup>《水经注》也说:“盘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sup>[2]</sup>此外,《风俗通义》、《魏略》、《玄中记》、《搜神记》等都有类似记载,其中以干宝著《搜神记》所载最详。其全

文如下:“高辛氏,有老妇人,居于王宫,得耳疾,历时,医为挑治。出顶虫,大如茧。妇人去,后置以瓠箬,复之以盘,俄尔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遂畜之。时戎吴强盛,数侵边境,遣将征讨,不能取胜。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吴将军首者,赠金千斤,封邑万户,又赐以少女。其后盘瓠衔得一头,将造王阙。王珍视之,即是戎吴。为之奈何?群臣皆曰:‘盘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虽有功,无施也。’少女闻之,启王曰:‘大王既以我许天下矣。盘瓠衔首而来,为国除害,此天命使然,岂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躯,而负盟约于天下,国之祸也。’王惧而从之。令少女从盘瓠,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踪。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竖之结,著独立之衣,随盘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王悲思之,遣往视觅,天辄风雨,岭震云晦,往者莫至。盖经三年,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后母归,以语王。王遣使迎诸男女,无不复雨,衣服褊褊,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王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号曰‘蛮夷’。……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

〔收稿日期〕2004-12-19

〔作者简介〕杨正军(1978~ )男,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郡夷是也。”<sup>[3](P1)</sup>

汉晋时期所记载的畬族先民盘瓠传说除了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外,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盘瓠形象都是纯动物的犬形。畬族先民中为什么会流行这样的神话?犬对畬民族究竟有过怎样的贡献而使畬族要世代记录它?

我们知道,中原汉族中对中国南部的开发自秦汉时期开始,在此之前,南方民族经历了一个独立的发展时期,畬族的盘瓠传说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之后才被汉族史家所记载。关于这一神话,它的产生并非完全是人们头脑中的随意幻想,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的。正如拉法格所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而是保存关于过去的回忆的宝库”,<sup>[4](P3-53)</sup>“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sup>[5](P48)</sup>原始社会,由于认识自然的局限性,人们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得不到圆满的答案,往往认为有某种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以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自己的生存,于是他们借希望于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以达到庇佑自己的目的。这样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与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的一种混和的宗教形式,其对象不是个别的动植物,而是该物类的全体,人们相信自己与之有特殊的关系,部落体依靠这种强大的向心力,团结整个民族部落的每个成员,形成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便于与自然进行斗争。”<sup>[6](P241-242)</sup>

汉晋时期记载畬族先民中所盛行的盘瓠传说,可以说是原始的图腾信仰。之所以把犬做为民族的图腾,是因为在信奉盘瓠的畬族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中,狩猎经济占着很大的比重,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部门和生活来源,而犬在他们狩猎经济中又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这些信奉盘瓠的民族来说,犬对人来讲就是神。藉此,畬族先民把犬作为他们的图腾给予崇拜,而且还把它编成神话世代传诵就不难理解了。<sup>[6](P241-242)</sup>

## 二、汉晋至宋元时期盘瓠形象的维持及畬、汉文化融合的发端、发展

汉晋时期是盘瓠传说被汉族史书大量记载的时期,而就在同一时期中原汉族开始了对中国南部的开发。而且自西汉开始中原与蛮族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汉武帝平南越、通西南夷,对南方诸族多次用兵,特别是汉光武帝重兵深入武陵蛮——盛行盘瓠传说的地区,从而使中原人对蛮族的社会有了直接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较为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了解。”<sup>[7](P14-15)</sup>

唐宋时期的有关盘瓠传说的记载虽然很少,但通过上前仅存的几条材料我们仍可看到唐宋时期盘瓠神话中盘瓠的具体形象。如杜佑《通典》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按范晔《后汉书·蛮夷传》,皆荒诞不经……且因而商略之。晔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四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为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sup>[8](P997)</sup>宋代《路史》中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如下:“有自辰源来者云,卢溪县之四百八十里的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一石,貌狗之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之天下有奇迹也(记云山半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石窟前石兽石羊,奇迹尤多。《图经》云:‘隍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像’”。<sup>[9]</sup>南宋刘克庄《漳州谕畬》中也记载:“二畬既定,漳民始知有土之乐。余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瓠孙者。彼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瓠者。”<sup>[10](P6)</sup>如果说《通典》中对于盘瓠的形象没有给予直接说明的话,那么从两宋时期的《路史》和《漳州谕畬》所反映的有关盘瓠形象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信,两宋时期盘瓠形象仍然延续汉晋时期犬的形象,没有发生变化。

虽然唐宋时期畬族盘瓠传说中盘瓠的形象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具有鲜明畬族文化特色的犬的形象,反映不出畬、汉文化的融合。但是有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是中原加速对东南开发,东南

经济快速发展, 畲、汉人民逐步融合的重要时期。唐初在漳、汀一带设治强化了对畲族地区的统治, 客观上促进了畲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密切了畲、汉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sup>[11](P17)</sup>而就在同一时期, 另一汉人群体, 汉客家民系进入畲族聚居区, 对畲族的文化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史学家考证, 客家先民南迁自东晋南渡开始, 到唐五代时大批客家汉人已深入到畲族聚居的闽、粤、赣交界地区。<sup>[12](P37-51)</sup>客家的移入使得这一地区到两宋时期一直是畲、汉杂居的区域。畲、客的共处使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生产技术上都较畲族先进的客家对畲族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大大加强了畲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需要强调的是, 在封建一体化国家统治秩序向东南地区延伸, 阶级压迫和剥削日渐加剧的情况下, 畲、汉人民不断起来做自觉的联合斗争, 共同抵抗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这些斗争过程中畲、汉群众增进了解, 密切了彼此的关系, 也加速了汉族和畲族的融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唐高宗仪凤二年广东汉族起义军首领陈谦会同畲族起义军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人, 集结畲、汉两族群众攻陷广东潮阳的起事。南宋高宗建炎中漳浦地区, 绍兴十五年江西虔州地区相继爆发的畲汉两族人民起事。以及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赣州爆发的以陈三枪和钟全为首的畲、汉两族人民大暴动等等。<sup>[11](P34-37)</sup>

继唐宋之后, 元代可以说是畲族文化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自唐初至宋末, 畲族文化的变迁是畲族聚居的闽、粤、赣边的部分畲族被迫大范围的迁徙而进入非客家的汉人区域(闽东、浙南)。原居闽、粤、赣边地的畲民继续与客家相融合, 而对于迁入其它非客家区域的畲民来说, 因为他们处于一个高度封建化的汉人社区的包围之中, 所以其与汉族的融合有加速的趋势。

### 三、明清时期盘瓠形象的转变 与畲、汉文化的融合

明清时期, 具体在清朝中后期, 畲族盘瓠信

仰发生了一些变化, 主要表现在畲民对盘瓠传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造、重新解读。畲民家族的人们对原有的纯动物的犬原型予以重塑, 盘瓠遂成了龙或龙与麒麟的组合, 并命名为龙期(龙麒麟)。如畲族史诗《高皇歌》就记载:“当初出朝高辛皇, 出来游戏看田场。皇后耳痛三年在, 挖出金虫三寸长。挖出金虫三寸长, 便置金钟拿来养。一日三寸望长大, 变作龙期丈二长。变作龙期丈二长, 五色花斑尽成行。五色花斑尽成行, 龙眼变做荔枝样……”。<sup>[14](P365)</sup>现存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宁德畲民《雷氏祖图》所描绘的内容上与上述高皇歌的记载相同, 以前犬图腾盘瓠已不复存在, 而代之以具有麒麟头, 龙身的龙麒麟。还有, 此时期这一地区畲族群众祭祖时用的祖杖也由以前的犬头杖改为了龙头杖。

清朝中后期畲族传说中盘瓠由原来的犬的形象转变为龙与麒麟的结合, 说明这一时期畲族已经融入到汉族社会当中, 畲文化已经逐步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了。因为, 无论是作为民族图腾或者仅仅是一种象征, 龙、麒麟都早为中原汉族所信仰和认同, 是中原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畲族的信仰龙、麒麟, 这正说明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而且, 盘瓠信仰作为一种观念形态, 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所制约的。清代中后期, 盘瓠形象的变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 它更反映了这一时期畲族经济和政治上的变迁。

自元初闽、粤、赣交界地部分畲民外迁以来, 直到明末清初, 无论是留在闽、粤、赣边地与客家杂居的畲族, 还是外迁处于非客家汉人包围的畲民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一个加速融入汉族社会的过程。发展到清中、后期, 畲族与汉族相互融合的程度已经相当高了。这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 经济方面。畲族地区从原来的刀耕火种的生计模式向以梯田水稻耕作和定耕旱地耕作为核心的生计模式转变。由于传统上所居住的地区都是偏远的山区, 自然条件很差。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能得到的收成, 除掉交纳的赋税部分, 维持自身的生活都存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部分畲民被迫向汉

族地主租种土地,成为汉族地主的佃农。起初,他们“力耕作苦,或佃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过活。<sup>[15]</sup>后来发展到“散布山泽之间,亦受民田以耕,谓曰平民百姓”。<sup>[16]</sup>还有些畬民“亦购华人田产”拥有自己的土地。<sup>[17]</sup>这些事实说明在这一时期畬族已经完成了生计模式的转变。

(二)政治方面。经济上完成了从刀耕火种的游耕到定居耕作的转变,在政治上,畬民也相应的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编户齐民。清初推行保甲制,“世祖入关,有编制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sup>[18]</sup>从乾隆时期开始清政府陆续在畬族地区实行保甲制度。“清乾隆十七年,有督抚绘畬民图册进奉”。<sup>[19]</sup>以后,清政府将部分畬民正式编为保甲,“邑有畬民,以钟、蓝、雷为姓……今具尊制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sup>[20]</sup>

(三)文化观念方面。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封建化,畬族在文化观念上也表现出与汉族的融合,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应该就是上述畬族盘瓠传说中盘瓠形象由犬转变为龙与麒麟的结合。

虽然清朝中后期畬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融合为盘瓠形象由犬到龙、麒麟的转变提供了客观基础,但盘瓠形象在清中后期的转变是与这一时期畬族也汉族在科举领域的竞争,及畬族知识分子对畬族文化发展的指向直接相关的。

清朝中后期,伴随畬族社会汉文化观念的提升,一些畬族的知识分子接受汉族封建文化的熏陶,普遍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然而现有资料表明,各地畬族在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受到来自汉族一方阻力。因为,畬族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无形中会增加科举的竞争性。为了阻止畬族参加科举考试,部分汉族不惜以畬族盘瓠传说作为污蔑畬族的口实。如清朝嘉庆七年,“福鼎童生钟良弼被诬为犬而不准与试”。<sup>[21]</sup>清代《建阳县志·礼俗》中记载“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畏思特甚,惧为汉人所击,遽冒何姓,不知彼固闽中旧土著也”<sup>[17]</sup>另外,清朝光绪年间《处州府志》也记载:“畬民有读书者未敢考试,间出应试,土人辄攻之,曰:‘畬民系盘瓠遗种’”诸

如此类事情经常发生,迫使已经接受汉式教育和汉族文化的畬族知识分子为改变不利状况而极力寻求汉文化的正统性认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早为汉族所认同的龙、麒麟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前台,被畬族知识分子所选择,并被书写而进入畬族的文本当中,成为了畬族也崇拜的图腾。

从上面盘瓠形象由犬向龙、麒麟转变的过程中畬族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来看,畬族知识分子为其民族文化观念的变化指出了方向。先是有部分畬族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成为掌握了汉族文化的知识分子。紧接着,在畬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时,这些畬族知识分子根据情势对原来的畬族文化做了依附汉文化的改造。之后,才有畬族群众对这种改造后的畬族文化的逐渐认同。畬族知识分子对于畬族文化观念的转变实际上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上文阐述了从汉晋以前直到清代,不同时期畬族(唐朝之前为其先民)的盘瓠信仰中盘瓠的具体形象,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通过分析说明盘瓠信仰背后的文化背景,我们看到,畬族盘瓠信仰中的盘瓠形象从汉晋时记载的犬的形象过渡到清中后期的龙、麒麟形象,这一转变过程正好与历史上汉民族与畬族(畬族形成以前是所谓的“蛮獠”)由接触到了解,再到融合的过程是同步的。

汉文化与畬文化在清朝中后期的融合,是历史上两个文化体系由接触到了解再到发生互动才最终产生的。从汉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有一个逐渐向边远畬族地区传播的过程;从畬文化角度讲,它又对汉文化的传播发生互动,做出反应。一方面畬族面临汉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他们又没有放弃他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在畬族盘瓠信仰上,虽然清朝中后期盘瓠由犬形象变为了极具汉族文化特征的龙、麒麟的形象。但就盘瓠传说本身而言,它的故事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始终是畬族记述其历史的创世神话。而且,与盘瓠形象由犬到龙、麒麟的变化不同,时至今日,畬族在其日常饮食禁忌,服饰习俗以及仪式中都保留有犬图腾的影子,这些都体现出畬文化在与汉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畬文化与汉文化的融而不合,和而不同的特点。

另外从清朝中后期已经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

畬族知识分子对盘瓠传说中盘瓠形象由犬向龙、麒麟的转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来看,汉文化因素是通过畬民族内部的信息传播网络而与畬族社会成员发生关系,并被解释、吸收并与畬民族文化体系相整合。在此过程中,畬族知识分子对畬民族文化观念的变化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

直到今天,畬民仍然广泛流传盘瓠传说,而且,不同地区的畬族对盘瓠传说的解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居住于闽东、浙南地区的畬族认为:“龙麒是高辛氏第五个妻姓刘名君秀亲生的儿

子,他出生的时间是高辛帝在位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即公元前一千三百六十七年”<sup>[22](P29)</sup>这种解释明显的是将盘瓠形象人化,对他们而言,盘瓠根本不犬,龙麒也仅仅是人的一个名称而已。与此不同,居住在闽南、闽中、闽西地区的畬族对盘瓠的原初形态并不忌讳。在他们的族谱中明确记载他们是盘瓠(盘瓠)的后代。<sup>[22](P29)</sup>不同地区的畬族对盘瓠传说有不同的解释,说明了他们在历史上与汉文化交流、碰撞激烈程度的不同。

#### 参考文献:

- [1]山海经·海经北经[M].
- [2]水经注卷一七:沅水[M].
- [3]干宝.搜神记(卷一四)[M].
- [4]拉法格.宗教和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1963.
- [5]马克思.政治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 [6]施联朱.畬族研究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7]吴永章.瑶族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 [8]杜佑.通典(卷一八七):南蛮上[M].
- [9]罗泌.路史(卷二):论盘瓠之妄[M].
- [10]刘克庄.后穉先后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畬[M].
- [11][13]施联朱、蒋炳钊等.畬族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1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13]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14]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畬族史料摘抄[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15]周荣椿.处州府志(清光绪三年刊本)[M].卷二九.艺文志中·文编三.
- [16]张景祁.福安县志.(清光绪十年刊本)[M].卷三八:杂记.
- [17]江远青、江远涵.建阳县志(清道光十二年刊本)[M].卷二:舆地志·附畬民俗.
- [18]清史稿(卷一二〇)[M].食货一·户口、田制.
- [19]余钟英.古田县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M].卷二一:礼俗志·畬民附.
- [20]郑一崧.永春州志(清同治十一年刊本)[M].卷七:风土志.
- [21]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清道光十五年刊本)[M].卷一四〇: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 [22]蓝炯喜.畬民家族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郑 镛}

## Changes of *She* Culture Seen from the Changes of Panhu's Image

YANG Zheng - jun

**Abstract:** The writer,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nhu image in Panhu legend from the original dog image to the dragon and the original image during mid - and late Qing Dynasty, finds out that transformation happens to be in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he* culture and Han culture were mixing with each other. In addition, the part *She* intellectuals in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play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nhu image indicates that *She* intellectuals influenced by Han culture has played “indicative”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change of *She* culture.

**Key words:** Panhu legend; totem worship; culture change